

扯後腿



小女孩與狗
這是我第一張隨興而做
的畫。我稱它為起點。

起點：小女孩與狗

這是我第一張水墨速寫。

撇開小時候畫的畫不算。畫這畫的時候，我正經歷一個轉折點。我剛休學回台灣，在永和租一間三坪不到的小房間，開始我的繪畫生涯。撇開國中小的美術課不算，我沒有任何藝術背景。一切是從零開始，每天我就是畫，只是我為比賽、為投稿、為準備作品，為題材、為畫法而困擾不已。

直到有一天我出門吃中飯。回來，我看到了巷口發生了這一幕。那隻狗叫「熊熊」，那個小女孩講話臭零呆。好像不需要你硬著頭皮去尋找題目，日常生活就丟給了你題材。回家，我趕緊用毛筆憑記憶畫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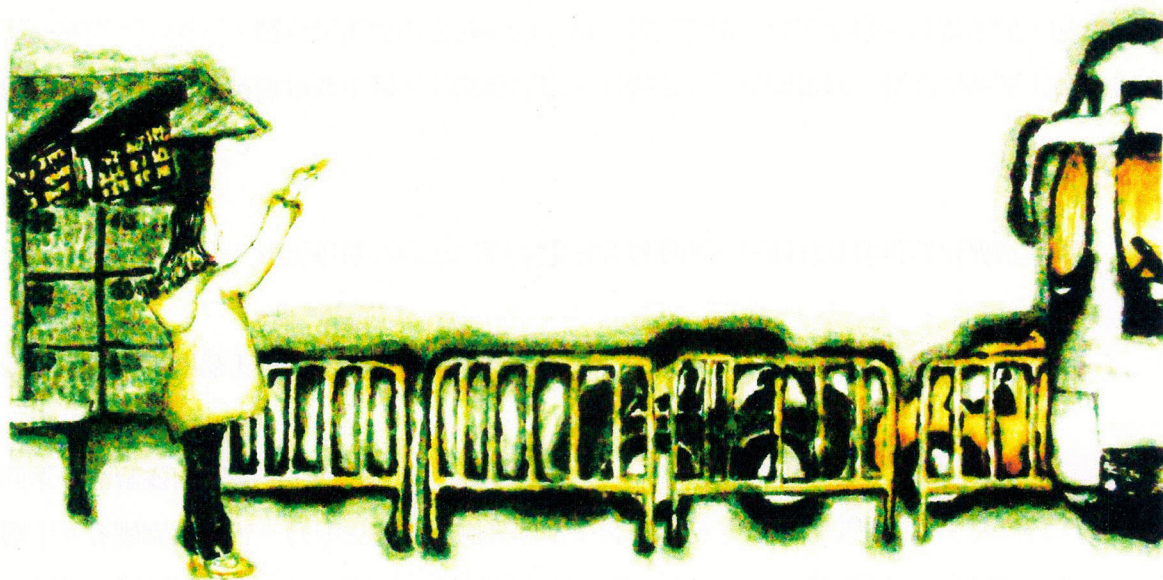
從此，這張畫開啓了我的「寫生之路」。

這裡面的所有畫作，都是根據我當場的鉛筆速寫改寫而成。它們其實都可以再還原成這樣簡單的畫。

從這張畫開始，我脫離我從小到大的既定軌道，開始了一段新的旅程。我開始變成了旅人，以旅人的眼光，觀察我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。我的路線，就是我每天日常生活，所經歷過的路。

這是我所有畫的一貫「調調」。這股「調調」一直保存到機場，到大陸，到西安，到陝北黃土地，然後到現在，不管有沒有背背包，有沒有坐飛機。

因此我稱它是「起點」。



停泊的公車
有時候，我會掏錢坐上去。離開
了那些匆匆而過的路人，像是得到了解
脫。

停泊的公車

遺憾的是，對陝北黃土高原，甚至是這趟陝北之旅的想像是「一片空白」。

從博士班休學之後，我除了寫生，也讓自己掉入工作當中。出發前，幾乎是忙到最後一刻。原本一個禮拜三十小時左右的英文托福 GRE 家教慢慢推掉，剩下兩三個，還有一個哲學家教，一個水墨食譜插畫，一個電影字幕翻譯，一個留學自傳代寫，一個表哥的婚禮，一堂裱褙課，還要忙著退租，把所有東西搬到三重一家二手家具行的倉庫寄放。

然後，在剩餘的時間，到街上寫生。我當時住在台北車站附近，常常在半夜閒晃到兩三點。那時我最喜歡的一道台北風景是「公車」。不像坐捷運必須在地下道穿越擁擠忙亂的腳步，我會刻意坐在等車亭，假裝等車，其實只是為了看看公車開過來的樣子。原本黑漆漆而來的公車，會在停下來時刻，亮起了燈，讓上車和下車的旅客可以看到路。那就像是晚上六七點，家家戶戶突然亮起了燈，吃起了晚餐。來來往往的公車反倒給我一種家的感覺。

有時候，我會掏錢坐上去。一下子，走上了三個台階，離開了地面。坐在高處，離開了那些匆匆而過的路人，像是得到了解脫。

雖然只是短暫的離開，但卻讓我寄託無限的期待和想像。從車窗看出去，我看到了一個不安的城市，紅燈綠燈，公車捷運，不斷提醒人要走出去，走出去，就算只是在同一個城市繞圈圈。

坐下來反而讓人覺得不安。要坐下要特別找位置。可能是麥當勞，可能是便利商店門口。不想掏錢可以到公園裡坐板凳。但是最好不要超過半小時，否則會被誤認為是流浪漢。

出走變成了常態。不止是腳步，心態也是如此。對當下此時此刻不滿意，覺得自己的理想在另外一個地方。換個地方，換個環境，換個工作，換種生活，就是不要在原地。雖

然走來走去，最後還是離不開原地。

這就是我出發前的心境。如果我對這趟旅行有什麼期待和想像的話，那我期待陝北是一個完全和台北相反的地方，那裡有著腳步更加堅定、有力、不會彷徨不安的人群。而待在公車上的我，將在這一個讓我心可以定下來的地方，下車。



投宿寺廟的年輕棒球隊員

出發前，期待信仰

在台灣的一個寺廟前，一大批剛下車的棒球隊員，國中小朋友，一下車，卸下行李，一個一個紛紛到廟裡拜拜。拜好了，就迅速到廣場集合點名，分配今晚在廟裡的住宿。然後，有人把一些球員帶開去跑步，爲了明天的球賽。另一群人就在廟前搭的舞台坐下，吃起了剛剛抬來的便當。自始至終，他們看起來都是那樣虔誠，充滿信仰。

就像小時候跟媽媽去拜拜一樣。我總是和神明講最多話的一個。小小的我要求著：希望考試考第一，希望誰誰誰會喜歡我，希望爸爸媽媽不要再吵了，希望家裡人都平平安安，順順利利。然後你相信只要更加努力，更加虔誠，神明就會保佑你。

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開始懷疑了這一切？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仍和母親一樣到廟裡拜拜，卻不再請求，只是迂腐的說著「願全天下所有人都平安順利」？

受了幾年的哲學訓練，我眼看著同一件事情可以從兩種完全相反的立場去辯護，一個完美的理論最後卻又被另一種新理論給推翻。於是，我抱持著理性和懷疑的態度看待這世界。真理是什麼？信仰在哪裡？爲什麼我就不能和別人一樣，爲自己所做的事而深信不疑呢？

我感到一陣驚恐。爲了尋求人生的解答，我不停的翻閱哲學家爲人生提供的解藥，但是一切的解答都是暫時的，而我的人生卻始終停留在一片空白。我就像是一個剛出生的嬰兒，還沒走出第一步，就去閱讀所有有關走路的學說和理論，結果自己反而不會走路了。爲了走出自己的第一步，我知道自己不能在哲學繼續走下去，於是我從哲學博士班休學了。

我想起有部我愛看的電影《聖佛藍西斯的花朵》。電影裡的最後一幕，聖佛藍西斯帶著他十二個門徒，告別他們親手搭建的小草屋，讓窮人住進去。他決定讓每個弟子，走自己的路。弟子問他，要往哪裡走呢？他說，遵照神的旨意來走。他把大家帶到一個空曠的荒野上，叫他們在原地繞圓圈，就像孩子遊戲那樣，直到頭暈倒下來爲止。

等到大家都東倒西歪後，他說，你們每個人倒下來時面朝向的地方，就是你們各自要去的方向。

一個頭昏腦脹之後的方向，一個倒下來以後的方向。人生的方向，原來是一個自我意志無法決定的方向，一個理性無法觸碰的方向。我想這就是我為什麼報名流浪者計畫，決定用旅行去實踐我的人生旅程。在自我的流浪裡，你無法用理性，去設想未來所可能發生的一切，也沒有人給你方向，告訴你解答，一切只能從最簡單的走路開始。但是就在不停的繞圈子當中，自己過去的生活被打碎了，自己逐漸脫離了中心的軌道，一陣頭昏腦脹的混亂之中，一個新的方向也許就跑出來了。

我知道自己從來沒有沉入過這種混亂過。我也知道自己的旅行和這群門徒不一樣，不是佈道，也不是朝聖。但是我仍渴望收拾起過度理性和懷疑的眼光，不停的走，在一陣混亂中倒下。也許那時候，我會發現一個信仰、一個方向。





棋戲的殘局

我一度以為，生活的地圖
是棋盤，生命是一個狡猾
的對手。

大街上的殘局

「騙人的……」一對情侶匆匆一瞥，女的對男的低頭說著。

但是站在我眼前的這位年輕人非常具有研究精神，當旁邊圍觀的群眾都已紛紛離去，他還是繼續思索著棋路。我躲在遠處，都已經把他全身上下畫了幾遍。我低頭一看，已經過了半小時了。

我從小就愛下棋。早在井字遊戲這種最簡單的遊戲開始，我就會在家先把所有可能棋路畫成一張紙，一一破解，然後再去學校和同學比賽。

這也是我的個性。喜歡研究、分析，好勝。O 或 X，對或錯，贏或輸。生活的地圖是一個棋盤，生命是一個絕頂狡猾的對手。如果生命在格子中間給你畫一個 O，你一定得在四個角落之一畫一個 X。贏或輸有規則可循。不允許失敗、失控。更不用說「被騙」。

這一看就是騙人的。新聞上常報導，圍觀的群眾裡躲著幾個「棋托」，假裝和同夥的擺攤人下棋。擺攤人故意下輸，誘惑群眾以為這棋可以輕鬆下贏，進而掏錢和他對賭。一局贏了可以拿五十一百元。

媒體可以大肆宣傳這類詐騙手法，但是這並沒有根本解決疑惑。球場是圓的，棋盤是方的，眼前這位年輕人想的只是：我到底要怎麼下贏這盤棋？難道我就沒辦法贏過這個只懂耍小聰明不懂下棋規矩的小混混？

這種大街上擺的棋局不是從頭下到尾，而是下到一半未完的殘局，根據民間流傳的棋譜而來。關於殘局到底能不能被破解，至今還是個謎。西方有一個數學家提出了賽局理論。理論上，多人、非合作、有限策略的賽局都有至少一組「平衡解」。

實際上，中國幾千年以來流傳的象棋棋譜告訴人們：殘局存在無限多種變異走法，但是要得勝，就只有一種必然的下法，而且最後在雙方不失誤的情況下，所得的勝利都只能是「和局」。

要贏只能靠背棋譜？下來下去最好也只能是和局？這種殘局太累了，已經不叫遊戲了。如果要贏必須花這樣大的心血，得到的是這樣微不足道的勝利感，那不如不要棋譜。不如放手一搏，呆呆的去玩。

陝北、寫生。這是我這趟旅行的模糊目標。

一本《走遍中國——陝西省》旅遊書，一張陝西省地圖，一張陝西省火車站名表，另外抄了一個陝西國畫院的地址，心想這是一間藝術大學，到那裡應該可以看到師生上課、切磋畫藝。這就是我這趟旅行所有做的功課。

至於這趟旅行會變成什麼？陝西省鐵道之旅？遊客中心之旅？像我這樣隨性迷糊，喜歡亂走在大街小巷，看行人，看攤販，更有可能是一趟邊迷路，邊「收集街道」的旅遊吧。

大街上擺的殘局之中，最經典的名局叫「七星聚會」，被譽為是「棋局之王」。表面上看來，紅方穩贏，只要下個幾步就能把對方「將死」，但其實是一場暗藏無數變招的持久戰。裡頭處處埋伏一種精巧的下法：單雙部。一個清朝棋士發現，在紅方看似要輸的時候，唯一反敗為勝的一招，就是把紅棋隨性繞一圈，再退回原點，雖然位置和之前一樣，但是一來一往之間卻把主動權讓給了黑棋，這時輪到黑方走，黑方反而輸棋。

回想起前天，我到了陝西國畫院，才一進去，就被門房值班室的一個老婆婆擋下。原來畫院是國家政府提供國家級畫師做畫的工作室和家屬院。幸好一位叫王瀟的年輕老師，大概是要送禮，進了值班室。經過老漢介紹，我問他可以去哪裡寫生。他說，你都沒來過大陸內地，要觀光可以到榆林紅石峽。我說那書上有寫，給我一個書上沒有的。於是他在我筆記本上寫了一個延安安塞的魏塔村，那裡有一個畫家們常去的「寫生基地」，

會有一個叫「老蔣」的老漢接待。他補充一點，「年輕的時候，我也像你一樣四處寫生啊。

沒想到，老天爺就這樣默默幫我安排了一條路線。他讓陝西國畫院的門房，給我開啓了一道門。

過年接近尾聲時，我到了那裏。一個農村，一群窯洞，躺在赤裸的黃土高原底下，牛羊雞驢，懶懶的曬著陽光。這完全是我心中的世外桃源。我在那裡常住，這條路線幾乎成了我所有的行程。

在這條東大街上的前面不遠處，還有一個擺攤大叔，在賣一種「軟軟娃」。軟軟娃一個頭幾乎像拇指一樣小，頭下緊接著兩條細繩，綁著兩個圓腳，四五隻集體在帆布上做瑜珈，前翻、後仰，隔空彈跳。有路人過去一把捏住軟軟娃，發現腦袋發軟，沒裝電池。擺攤大叔在旁擺了一個牌子，說這是美國雷辛博士發明的玩具，要知道秘密，花五元買兩個回去，附送一張說明書。

這一看就是騙人的。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這個「祕密」。我買了兩個，打開包裝，不看說明就立刻明瞭了，原來這軟軟娃身上綁了透明的「鋼絲」。我低頭一看地攤，最旁邊擺了個箱子搓了個小洞，再看看擺攤叔，他的兩手都戴上了手套，右手收著路人一張又一張的五元鈔票，左手的無名指前後擺著。往前，軟軟娃彎腰鞠九十度禮；往後，軟軟娃九十度下腰；前後微微晃動，軟軟娃三百六十度後空翻。

突然，穿著軍綠大衣查緝的公安來了。兩個攤販人，一個抓了帆布，背了一大袋麻布裝的軟娃娃奔向東邊，一個抓了棋盤紙，提了一大袋塑膠裝的象棋逃向西邊。留下我和那位年輕人，互看這場兵荒馬亂的殘局。

旅行一開始就是殘局，更好，沒什麼好損失的。前面的棋怎麼下的，下對下錯，都沒有關係，現在從頭開始。他賭了五十元，我輸了五元。大過年的，他研究的很高興，我被

騙的很開心。想到以後就要去陝北農村了，之後再拿這兩隻娃娃，騙騙農村小孩也不錯。

新 一 代 的 偶 像 團 體
寫 於 延 安 革 命 區



新一代的偶像團體

我心裡想著，在這個早就不流血革命的太平衰
世，延安精神究竟是什麼？

新一代的延安精神

陝北的中心基地延安市，曾經是全中國最輝煌的地方，當年毛澤東率領中共紅軍，歷經兩萬五千里長征勝利以後，來到了陝北，把延安做為革命的大本營，在這裡抗戰了十三年。這群戰士曾經沒有衣服穿，沒有飯菜吃，沒有鞋襪，沒有被蓋。但是他們在延安自己種菜搞生產，在全中國掀起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，締造了「延安精神」。

受到這股革命的熱血感染，我也來到了延安，只是我追隨的不是毛澤東，而是已逝的國畫大師石魯。如果沒有他大膽的把革命的血色帶進了寧靜致遠的國畫，如果沒有他把一股狂氣注入心平氣和的筆墨，如果沒有他把現世生活的熱愛寫進了出世避世的山水國度裡，我想我根本不會畫國畫。

單眼相機的閃光燈和喀擦聲此起彼落。紀念館裡展出了小米和步槍。三支長步槍指向天空，用大紅的布條捆起。像是爲了要給這群豪氣沖天的長槍頒發榮譽勳章一樣，一條細長的小米白布袋，用繩子束成了花圈，套在了步槍上，繩子紮進布袋後，露出下垂的兩顆男人的鳥蛋。當年紅軍號稱用這兩項威風凜凜的武器代敗了蔣介石的飛機和大砲。

相較之下，當年石魯也曾經畫過一幅「小米加步槍」。在密密麻麻虛虛實實的小米穀穗叢堆裡，幾隻土槍被架在一旁的小角落。架子上掛了一件八路軍樸素的制服，地下則是一個行軍用的小水罐。這張側寫彷彿在說著，歷史上偉大的革命，其實誕生了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落。正如當初被革命熱血號召的八路軍一樣，他們的崇高，來自於他們的刻苦。其實當年他們還吃不起小米，吃的只是「小米糠」而已。而石魯雖然以「野怪亂黑」的奔放熱血聞名，其實畫裡卻藏著他思想上的內斂含蓄。

此後，我搭上公車，轉往棗園參觀。那裡空氣冷冽，透露著一股靜謐。現在這窯洞的黃土在白雪和枯枝的襯托下，更加樸素純淨。日頭一照，射出了花窗格鑲上的革命五星。窯洞的前面仍然是那株張牙舞爪的老梨樹，那落在地面斑駁的樹影，比樹枝還要張狂。當初受社會主義革命激情的感召，來到延安的石魯，不過是二十歲的小夥子。日後就是在這個地方，他畫下了〈東方欲曉〉。

與革命紀念館那張讓他聲名大噪的〈轉戰陝北〉相比，這張畫顯得樸素、含蓄、深刻。方方正正邊長八十公分的大畫，同樣是在寫紅色革命，卻不見毛澤東，也不見氣勢磅礴的陝北大山。沒有顏色，沒有多餘的細節，老樹在黑暗中岔出了兩根巨大的粗枝，從中分出許多

細枝，交叉垂直，正直大氣。兩根粗枝後是兩孔窯洞，暗黑的墨色鋪滿了牆面，其中一孔窯洞微微射出光線。想當年毛澤東就是住在這裡，坐在部隊發的木桌前，秉著一盞枯黃的油燈，用他奔放大膽的毛筆字，通宵達旦，為中國的歷史寫下前所未有的一頁。而石魯這樣一張作品，筆法魯莽、粗野、鋒芒畢露，思想卻深刻獨到含蓄的作品，不也為中國傳統國畫，開創了全新的格局？在這樣一個平凡無奇的小角落裡，兩位劃時代的革命家，就這樣相遇了。

正當我沉醉在這片幽古思情裡，眼前突然冒出三個年輕小夥子，一下子打亂我的思緒。其中一個一看到我，劈頭就問：「人家說失戀要到西藏，因為那是最接近天的地方，你一個人大過年的，跑來這裡幹嘛？」

我說，我來看看你們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聖地。

他問，那你知道切格瓦拉是誰嗎？

他看起來像是三人幫年紀最大的一個，理著小平頭，嘴裡不是叼著一根菸，就是喝上他帶的一瓶小洋酒，細看還有點切格瓦拉的調。一聽我是台灣來的，他走到周恩來故居前，講了一個故事。話說有一次，一個外國記者到延安參訪，他對周恩來說，你們這裡好像沒有妓院。」周恩來回答：「有。妓院都在台灣。」他說這是真實故事，不信我可以上網去查。

這三人幫號稱是 Beyond 團體，只是我看他們頂的那幾顆頭，還比較像是 Super Junior。聽我這麼一說，其中一個撥起了劉海補充：「如果我們是 Super Junior，那我就是韓庚。」這位韓庚自戀到變態的地步，根據其他團員的說法，他的手機和相機都拍滿了，三四百張照片，擺了三四百種 POSE，沒有一張重複。碰巧我口袋裡有個傻瓜數位相機，又被他拉去充當他的攝影師。

這三人幫什麼底細，是兄弟，是朋友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只知道他們年齡都比我小，一個在內蒙的包頭市，另外兩個在寧夏的銀川市工作。是修電腦的，還是洗碗的，不知道。不管怎樣，他們的想像力極其豐富，觸景生情的能力比我還要強。不光是每個領導的故居前要來個三人合拍，就連穿越一個小門，走到劉少奇的故居，都可以想到把兩手微靠在門簷上，擺出憶古傷懷的表情。

「你們這趟出來，根本不是來憑弔偉大的革命領導吧。」我嘲笑。

「老是我們在看他們，這回也該讓劉少奇同志見見我們嘛！」那位韓庚這回又擺起了他一貫的三七步回答。

我們就這樣亂逛著，把棗園當公園。老大哥望見一顆挺有型的老梨樹，說他特別有感覺，也許是小時後尿過的，於是三個人，摸樹幹的、攀樹枝的、爬樹的，又是三人輪流獨照補上大合照作為收場。走了幾步，來到了警衛室，看到前方的乾草堆，三人又在那裡蹲起馬步，推出手掌，隔空合演「無中生火」。然後走到五書記銅像這個重大景點區前，三人自然不會放過，這時老大哥已經狂妄爬到上面，抓起了毛澤東的大衣袖子，像猴子那樣盪來盪去。

好不容易走出了棗園，我們來到剛出來的門口，看到的依然是那睥睨整座延安市的毛澤東銅像。他的腳跟前擺了個小香爐，卻沒有香。這三人幫就點起了火，抽了三根菸，插進了爐裡，當做給老毛上了三炷香。

就這樣，我們這四人沿著延河，走在大路上，狂笑、竊笑、傻笑、胡亂地笑，不知不覺已混到了晚上。店家亮起了燈，在黑夜中星光點點。我看著飯館上面寫的「飴飴」，問他們說怎麼念。大哥說虧我還是學語文的。我說我學的是英文，他則問我「二百五」翻成英文是什麼。

穿越延河畔的橋，大哥宣佈我們一起去大吃一頓驢肉蓋米飯。當地人說：「天上龍肉，地上驢肉」。我第一次吃驢肉，覺得那肉真的比什麼牛肉羊肉都來得香嫩。一碗飯，配上滿滿的一大盤肉，一人一盤，真槍實彈，完全不用青菜來陪襯。之間大哥還要神秘，進了餐廳後面的廁所，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繞道，買了一大盤的涼皮回來。他說：「爲了弘揚延安精神，這頓飯我們來請，讓你永遠記得我們延安人。」

只是我看他們延安人吃東西這樣揮霍無度，不自量力，就發揮了我客家人勤儉持家的美德，把大家盤裡沒吃完的肉通通撥在一起。經過團結合作，這樣居然又是滿滿的一大盤肉。我反正沒有加熱的器具，就讓他們打包拿走。

走出餐廳，我心裡想著，在這個早就不流血革命的太平衰世，在這個物欲橫流的資本主義世界裡，延安精神究竟是什麼？夜晚，延安大街上燈火通明，氣溫依然是零下，街道上積著未融化的冰。也許是有這三位延安帥哥溫暖的護送，我自作多情的感嘆：延安精神，就是年輕人體內永遠熱血的精神吧。